

臺灣客家族群史

【語言篇】

作者及計畫召集人：羅肇錦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印

臺灣客家族群史

【語言篇】

計畫召集人及作者：羅肇錦

總召集人／鍾肇政

副總召集人／陳運棟

副總召集人／楊正寬

總論／鍾肇政

移墾篇／劉還月

產經篇／張維安

政治篇／蕭新煌

社會篇／徐正光

語言篇／羅肇錦

民俗篇／劉還月

學藝篇／梁榮茂

人物篇／陳運棟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

臺灣客家族群史· 語言篇 / 羅肇錦作，計畫召集，--初版，--南投市：省文獻會，民89

面； 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02-6482-9 (平裝)

1. 客家語

802.5238

89011208

臺灣客家族群史 語言篇

發行人：楊正寬

計畫總召集人：鍾肇政

本篇計畫召集人及作者：羅肇錦

封面設計：李男工作室

出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地址：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一路二五二號

電話：049-316881

印刷：通益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南投市中山街319號

電話：049-229555

定價：250元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初版

ISBN: 957-02-6482-9

婆娑之洋 美麗之島

臺灣省政府主席序

臺灣是美麗的！

臺灣的美，美在山海交融的豐富自然景觀；
灣的美，美在族群薈萃的多元文化色彩。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子民，都必須承認，無論是先天地理環境的影響或後天歷史因素的造就，臺灣的特色、臺灣的美就在於她的多樣及多彩所涵育出獨特的文化特質；追源溯本，我們回顧臺灣歷史的發展，有其極為特殊的時空面相，除原住民之外，皆為外來的移住者，可說是典型的移民社會，自明末清初以來，大量的閩、粵移民，為追求新的契機與生存空間，歷險渡海來臺，胼手胝足，以啓斯土，其間歷經荷西、明鄭、清領、日據、光復各個階段，不同的時期，又有新的移民不斷滙注，匯入新的動力，其間，或由於政經社會資源的多次重新分配與文化背景的差異，族群間的劇烈競爭是必然的過程，但隨著社會的發展、新資源的開發，加上長期文化及婚姻的同化，以及多次外敵入侵所激勵的生命共同體感受和 demand，使各族群緊密的融合，迄於今日，臺灣已造就成一多元族群社會，亟需重新以本土為出發點，再加探研自身的歷史與文化。

本府所屬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職司臺灣文獻之蒐集整理及保存研究，自成立以來，戮力於修纂省志、整理地方文獻史料並推廣臺灣歷史研究，五十餘年間，已成為

掀起本土研究風潮的重要推手之一。近年來，更基於社會快速變遷、各族群特有之歷史文化恐有散佚之虞的迫切性，乃積極投入相關族群史之研究修纂工作，繼「臺灣原住民史」後又進行「臺灣客家族群史」之修纂計畫。

客家族群，是臺灣移民社會中一個系統分明且有特色的漢族支系，其先祖原居中原地區，迭經戰亂，陸續南遷，惟於離亂中仍堅持其語言及文化，而顛沛流離的際遇，亦造就客家人勤儉耐勞的特質，「晴耕雨讀」就成為一般人對客家的印象之一。隨著臺灣社會的快速發展，生活形態急遽改變，許多傳統文化逐漸遭淘汰湮沒，成為本土教育的隱憂，早為各界有識之士所關注，其間，客家族群亦憂心自身文化、語言有斷層之虞，而以往對客家的研究，多注重文獻資料的蒐集徵引，對客家人的歷史與現狀、政經、文化生活及族群關係等，則乏深入實際的調查研究，致社會大眾也普遍缺乏對其歷史文化的認知，使客家成為臺灣社會中一相對弱勢的族群。

為有助於各族群對彼此文化的瞭解與尊重，增進大眾對臺灣歷史不同角度的體認，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於八十五年度起即積極辦理「臺灣客家族群史」修纂計畫；除邀請客籍大老總統府鍾資政肇政先生擔任總召集人

外，並有多位客籍學者專家共襄盛舉擔任各篇目召集人；預計出版之專書系列分爲「總論」、「移墾」、「產經」、「政治」、「社會」、「語言」、「民俗」、「學藝」、「人物」九大篇目，並配合相關研究之史料彙編，期能提供各界一個認識客家、瞭解客家的不同途徑，並建立國內客家學的新領域及激發臺灣史研究的新方向。

婆娑之洋中的美麗之島—臺灣，是我們根植的土地，而同在這塊土地上的生活的人們，彼此更存在著休戚與共的命運；我們期待，藉著對本土史地文化的深入研究及推廣，能彼此認識各族群曾經過的苦難和榮耀，再現被湮滅的歷史軌跡和被遺忘的文化面貌，增進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間相互瞭解與關懷；而不同族群建構下的臺灣，需要雍容開闊的胸襟，以期在世界的舞臺上展現屬於臺灣人民自己的自信與尊嚴，這將是本土研究最重要的課題。

博雅甫掌省務，欣見本府文獻委員會「臺灣客家族群史」系列專書各輯已陸續付梓問世，謹綴數語爲誌，是爲之序。

臺灣省政府主席 張博雅 謹識

尋根與紮根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序

人、時、地是構成歷史的三大要素，而在臺灣這個歷史舞臺上，自史前時代以來，在不同的時、空下，有許多族群遷徙或移入臺灣，在這塊土地上創造了偉大的臺灣歷史；時至今日，閩、客、原住民、以及光復後遷臺的大陸省籍人士，早已不分你我，水乳交融地共同組成臺灣社會族群；其中，相對於原住民鮮明的民族色彩，客家在漢人族群中，早已型塑出別樹一格之文化特色。

客家人祖居中原，自魏、晉以降，因戰亂等因素而歷經多次重大遷徙，故以「客家」稱之，亦有「客而家焉」的涵意寓於其中。而客家人在動盪流徙的環境下，依然堅持保有其語言及文化傳統，使得「客家」成爲一個色彩鮮明之漢人族系。客家人遷臺，其詳確時間並無定論，但以各種史料觀之，較具規模之客家移民大略爲清康熙年間，迄今已歷三百餘年，於今日臺灣南部、中部及北部至花東一帶，均有客家先民的移墾足跡。

隨著臺灣歷史的推展，客家人向來秉持的刻苦勤儉精神及其語言、文化特色，不但在臺灣開發史上留下痕跡，也豐富了臺灣多族群的社會文化；惟時移勢遷，許多珍貴的客家傳統文化常隨工業社會的快速發展，造成逐漸流失的危機，而相關之客家研究及專論亦乏推廣普及，以致許多客家先民奮鬥的過程及優美的傳統，逐漸

淡入歷史的洪流之中。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成立，在徵集、整理及編輯臺灣文獻，向來非常重視臺灣歷史的研究及保存，長期以來，並結合熱心的文史學界，共同為這塊土地記錄更多元的風貌，保存豐富的文獻，尤其持續推動族群歷史的修纂工作，除提供《臺灣文獻》期刊這塊園地外，並繼續編纂「臺灣原住民史」後，積極規劃辦理「臺灣客家族群史」之修纂工作。

是項計畫始於八十五年，由本會邀集各領域之客籍大老及菁英與會討論，決議恭推鍾理事長肇政擔任計畫之總召集人，陳國代運棟擔任副總召集人，國內客籍學者專家如原中研院民族學所徐所長正光、中研院社會學所蕭教授新煌、清華大學社會所張教授維安、彰化師範大學羅教授肇錦、臺灣常民文化學會劉理事長還月及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梁理事長榮茂分任各篇目之撰稿召集人，誠可謂客籍菁英，薈萃一時；尤足津道者是，付梓前夕，欣稔鍾老榮膺陳總統禮聘為總統府資政，徐所長入閣為行政院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梁榮茂和蕭新煌教授也出任和續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益使本專輯增光不少，藉此謹申賀悃！

鑑於臺灣有關客家族群之研究，過去尚乏完整而有系統之史論專著，為讓社會大眾能深入瞭解客家的歷

史，並避免相關史料湮滅散佚，參與計畫之學者專家於修纂之初，即建議應擴大修史規模，進行田野調查及資料建檔工作，以完成系列臺灣客家族群史專著；遂將計畫分為總論、移墾、產經、政治、社會、民俗、學藝、人物等九大篇目，分年進行田調、建檔及撰稿工作，編纂成臺灣客家族群史系列專書。

「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聲；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這段客家古諺，表達了客家人在歷經離亂的歷史中仍堅持族群文化的執著，而族群歷史的修纂，並非僅止於尋根的目的，更有審視現在、展望未來的意義；所以此項臺灣客家族群史系列專書的出版，其目的將不只是追尋族群舊有的風華，更重要是能賡續研究，在客家學領域開出燦爛的花朵；而在現今的臺灣社會，多族群文化早已是不爭的事實，進行對各族群歷史的研究、文化特色的保存，將有助於各族群之相互瞭解與彼此尊重，並進而涵融新的族群文化，為臺灣社會挹注不同的源頭活水，發展出更豐富多元的人文內涵。

保存客家族群珍貴傳統的文化，是大家的期待，也是本會的職責所在；不只是為客家「尋根」，更是為臺灣子民千秋百世「紮根」的歷史使命，勉之勵之，是為序。

站在新的起點上

臺灣客家族群史總召集人序

《臺灣客家族群史》共九大篇目，於一九九六年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邀請客家界專家學者，組成籌備委員會並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起，迄今歷時四年有餘，終底於成。其間，動員學

者及助理等，超過一百數十人，或則涉獵浩如翰海的文獻資料，或則深入民間鄉野從事地毯式田野調查，始克完成各篇之撰述，其間艱難辛勞，實有不足為外人道者。由此亦顯示出各篇負責人之一絲不苟，本叢書從籌備之初到完成，之所以近乎曠時費日，原因在此。

筆者曾經言及，本叢書之成立，原因雖然不只一端，然而其中有一項是吾人所不敢忽略的，即：倘使沒有一九八七年的「解嚴」，形成吾臺民間力量之全面性蜂起，向連綿達四十星霜之久的所謂「威權統治」、「獨裁統治」衝撞，突顯出民間之需要，便也沒有本叢書之修纂，而本叢書之完成，亦可看做是始自一九八八年還我客語大遊行的「客家運動」至此告一段落。

執筆寫這篇蕪文，恰逢千禧年總統大選選戰圓滿宣告鳴金收兵，執政與在野易位，完成了所謂的「政黨輪替」之舉，第十任總統亦已在二千三百萬吾臺居民的熱切期盼中就職。新的領導人、新的團隊各就各位，為新的臺灣建設而起旋首航。如果說，本叢書之出版是過去十餘年來的客家運動的一個圓滿段落，則展現在前面的

日子，便也恰似新政府邁向改革、建設的新境界，必然是個客家運動的新境。

不必諱言，三、四百年來吾臺客家的歷史，可以說是悲情的歷史，並且這種族群情結，時至今日似猶藕斷絲連，距彼此互尊互重的境界，尚有一段距離。如果說，客家運動有最大的阻礙，則是項情結應屬此，而筆者從事客家運動，私下懸為最終目標者亦在此。筆者甚至也曾極言：救客家，唯有民主，捨此莫由！筆者對此，至今猶念念不忘，而今後努力的方向，亦端在乎此。

語云：鑑往知來。本叢書是四百年來的創舉，其能提供我們去認識過去的客家族群生命的歷史，是無可懷疑的。在此政黨輪替已實現，吾臺民主又向前邁過一個大步之際，本叢書的上梓面世當可提供一面鏡子，讓大家好好地去認識過去種種，藉此以開拓未來新境。誠然，在吾臺，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安全、進步、繁榮、富裕、和樂，尤其族群間的糾葛恐永無已時。容我們三復斯言。是為序。

總召集人 鍾肇政 謹序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

漳潮客話消失的印記

臺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召集人序

客家話在臺灣已經有兩三百年歷史，但是生活
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從來不曾注意這個語言
的特色，這個語言的種類，甚至這個語言與原鄉的關係。因此，以前的閩南人，只知道從廣東搬來的有所謂的「客人」，直到日治時代，依然如此，凡是從廣東搬來的稱為「廣東人」（客家人），說「廣東話」（客家話），從福建搬來的叫「泉州人」「漳州人」，或並稱「福建人」。從來不曾想過，廣東來的未必是客家人（有潮州閩南人），福建來的也未必是閩南人（有漳州、汀州來的客家人）。

職是之故，漳州來的客家人，舊典籍中幾乎不曾出現，而他們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說的是什麼話？反正從漳州來的就說漳州話，從泉州來的就說泉州話，從廣東來的就說廣東話，或者從梅縣來的就說梅縣話，從海豐、陸豐來的就說海陸話。加上當時交通不便，除非住地相鄰，可以常相往來，否則話語稍有差異的兩個次方言間，往往會誤以為非我族類，就像今天高屏一帶的六堆客，初次接觸新竹的海陸客話，像聽外國話一般難以理解，也像今天新竹、苗栗一帶的四縣客和海陸客，初次聽雲林一帶的詔安客話，恍如置身異國，完全無法體會那也是客家話。原因無他，太少接觸互不通問所造成

的隔閡。

這樣的時空差異，這樣的族群互動，結果造成同族群的人，離異互鬥，不同族群的人更是纏鬥不休，這就是臺灣族群史上的分類械鬥。有閩客鬥、漳泉鬥，有異姓鬥、有漢番鬥，爭鬥蠡出，迨無寧日。其中「漳泉鬥」次數最多，規模最大，死傷無計其數，如林爽文事件，更纏鬥經年（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死傷累累，再如朱一貴、戴潮春事件，都是表面抗清事件，內裡是漳泉互鬥。

這類「漳泉鬥」，歷來都認為是閩南人之間的內鬥，單純的漳州閩南人與泉州閩南人的互鬥，但是近年筆者慢慢從語言、從宗教信仰去深入剖析，已大致了解所謂「漳泉鬥」，骨子裡是另類的「閩客鬥」。也就是說，漳州來的客家人與泉州閩南人的械鬥，完全與「閩客鬥」（以廣東來的客家人和福建來的漳泉人互鬥）條件相符，都是閩客之間的衝突所致。而衝突的臨界點是「語言不通」，「語言不通」生活習性不同，宗教信仰有別，稍涉及經濟利益衝突（如爭水爭地），就容易發生械鬥，所謂「物以類聚，種以群分」，人類互古以來的征戰都是如此。

漳州當年來臺開發的人，以漳州客家為主體，他們

所說的客家話，基本上是不同於泉州話，但也與廣東客家話不通。因此，大家認定廣東來的是客家話（當時稱廣東話），福建來的是閩南話（當時稱福佬話），完全不知道還有福建來的客家話，當時簡單的界定族類的條件有二：一以居住地域，二以使用語言。同樣從漳州來的為漳州人，同樣從泉州來的為泉州人，同樣從廣東來的為廣東人，講可以通的語言為同類，不能通的為異類，因此漳州客與泉州人不同類，也與廣東客不同類，一直到今天雲林一帶的漳州客都很難認同桃、竹、苗一帶的客家，可見早在清初開墾土地爭奪水源的時代，互相之間不能包容，衝突起來，各親各族，敵我分明。無怪乎臺中、彰化、雲林、南投、嘉義一帶，漳州客分布最多的地方，最常與其他地方的泉州人與廣東人械鬥，所謂「五年一大鬥，三年一小鬥」似乎成了慣例，也因此經過多次失敗以後，慢慢放棄自己的語言，隱去自己的身分，變成道地的「福佬客」。

「福佬客」的形成不用我在這裡多費唇舌，倒是對「漳州客」「潮州客」，我要反覆的說明，以回復本來面貌，最後自然解釋了「福佬客」問題。本書不憚其煩的提出「漳州客」「潮州客」，目的也是要恢復客家本來面目，回歸客家本來歷史，否則一大片的漳州客開拓的江

山，變成與客家無關，佔有百分之十七的漳州客家人口，也變成與客家無關。這些祖先的披荆斬棘，筚路藍縷，曾寫下多少的血淚詩篇，埋掉多少的辛酸往事，而後代子孫，竟然任其湮滅，反而讓自己變成了別個族群，數典忘祖，莫此為甚。

如果說對「臺灣客家發展史」有任何貢獻，那麼語言篇所得到的結論就是「漳州客」「潮州客」要慢慢恢復本來面貌，不再讓祖先在臺灣的開拓被抹滅，不讓客家人在臺灣史中「缺席」「缺席」，一再缺席。被認為缺席，是子孫的不肖，歷來的大事件，客家人甚麼時候缺席過，只不過研究有偏頗，一般人的認知不夠清楚罷了。通過語言來回歸歷史，可以有證據確著的效果，前人少有這種嘗試，筆者不敏，躬逢其盛，願以芻蕘之微，提供臺灣史研究一點點新看法，期望有心人能藉此芻蕘之見，對其他問題也提出不同角度的看法。

當然客家話在臺灣已經步入夕陽期，早年「漳州客」「潮州客」的消失已經無力可挽天，如今「梅州客」和「惠州客」也在閩南語、國語的洶湧浪潮中，載浮載沈，稍一不慎，就足以滅頂，而且是萬劫不復的消滅，仔細想來令人不寒而慄。近日報載滿州話從宣統退位到今，不滿百年，但是滿州話消逝如土崩瓦解，三代之後的今

天，會說滿州話的人已不滿百。

「漳州客」「潮州客」的消逝也只是百年之間而已，他們的後裔，目前在世的耄耋老者，大都知道他的父祖輩會說一種他們聽不懂的話，那就是「漳州客話」「潮州客話」，遺憾的是子孫現在都說閩南話，無從體認祖先語言的優雅，也無從了解祖先文化的深厚。

三代以前「漳州客」「潮州客」失落，如果三代以後「梅州客」和「惠州客」在臺灣也相繼失落，那就是客家人完全放棄臺灣這塊土地的時候。許多追求民主的先進，一再呼籲「客家人要當臺灣的主人」，卻不願對客家話的保存多盡些心力，我不知道話都不會說了、人種也消失了，還拿什麼去當主人。更有的人口口聲聲替自己抱不平，認為自己替客家做了很多事，可是寫出來的文章卻處處以當客家人為恥（本部「臺灣客家發展史」就有人以此筆調在序文裡發揮），酸澀之餘總要損客家而後快，我不知道這些人為何還要當客家人。民主自由的可貴，在於每個人可以自由選擇你的族群，可以照自己心意去認同你心中的族類，如果認為當客家人很沒面子，大可放棄客家、遠離客家，不要留在客家怨客家，朝也囂囂，晚也囂囂，實在無聊。

走筆至此，希望百年後客家後裔，或臺灣已沒有客

家的情況下，翻讀此書的人應記取歷史教訓，語言從危機到消失只有三代：這一代是我們的話，下一代是阿爸的話，第三代是阿公的話，再下去就變鬼話。

羅肇錦 謹序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